

The Manual
for School-Family Partnerships

家校合作

指导手册

李家成 王培颖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e Manual
for School-Family Partnerships

家校 合作 指导手册

李家成 王培颖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校合作指导手册/李家成,王培颖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

ISBN 978 - 7 - 301 - 26778 - 3

I. ①家… II. ①李… ②王… III. ①中小学—学校教育—合作—家庭教育—手册
IV. ①G636 - 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09903 号

书 名 家校合作指导手册

Jia-Xiao Hezuo Zhidao Shouce

著作责任者 李家成 王培颖 主编

责任编辑 杨丽明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6778 - 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sdyy_2005@126.com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021 - 62071998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8 印张 347 千字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6.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 - 62756370

C 目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当代内涵:家校合作,机制创新	李家成
018	第二章	
	环境建设:成长护航,安全无忧	王萌 姜仁建
039	第三章	
	教学变革:联合教研,教学相长	姚涛 姜仁建
058	第四章	
	课程建设:多重资源,共生融合	胡卫红 蒋燕怡
083	第五章	
	学生活动:校园生活,由内向外	黄萍 谢晓东
097	第六章	
	学校决策:现代管理,过程参与	王培颖
122	第七章	
	亲师交流:师生和谐,健康成长	姜慧梅 丁雨欣
142	第八章	
	组织建设:制度保障,内涵发展	董菊芳 吴青
156	第九章	
	教师家访: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谢晓东 蔡颖
173	第十章	
	亲子作业:言传身教,相互滋养	徐洪玲 李艳

191 第十一章

家庭活动:科学育儿,其乐融融

孙勤华艳

212 第十二章

家长社群:家家互动,拓宽时空

马怡平李艳

231 第十三章

家长学习:意识觉醒,自我更新

孙玉晶吴青

245 附录一

国际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陈忠贤

264 附录二

中国情境:扎根本土,实现自觉

陈忠贤



002

试读结束: 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当代内涵：家校合作，机制创新

李家成^①

家庭与学校是孩子成长最重要的两个世界；家长与教师是孩子成长最重要的关键人。家庭与学校，或家长与教师的关系状态，直接影响孩子的喜怒哀乐；其合作状态，直接提供了孩子发展的资源、空间和路径。

在教育实践中，有教师和家长非常熟悉的家长会、家长开放日、教师家访，等等。每一所学校都可能会认为，自己开展了大量的家校合作。那么，哪些是真合作、哪些是假合作？家校合作的基础是什么？家校合作的效应如何观察和评估？这一系列的问题，事实上都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家校合作意味着什么？

一、家校合作的意蕴

（一）家校合作不是单向的过程，而是双向的互动

当教师向家长单向地传递信息，而没有获得家长的反馈时，这不是合作，而只是“通报”“告知”。当家长对于学校、教师的认识、理解、感受、期待没有清晰地表达出来，则离“合作”依旧遥远。合作一定是主体之间在相互了解和尊重基础上的共事，而不是单方面的行为。

同样，被迫无奈状态下的参与，例如教师被迫去家访，或家长被迫去学校参与相关活动，都是“假合作”。当前的家长开放日、各类学生活动中的家长观摩，以及学校组织家长听相关家庭教育的报告、要求家长在家配合学校相关工作等，都大量存在着单向传递而非双向互动的状态。再如家长会总会被视为典型的家校合作形式，可是，如果家长一个问题也没问、一点评论也没发表，这真的是家校合作吗？

^① 李家成，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二) 家校合作不仅仅是双方的奉献,更是生成与发展

合作不是 $1+1=2$ 式的相加,而是有新事物的生成和人的新发展。一是指向于事,双方在合作中,实现了新事物的诞生,如新的课程、新的教学活动、新的学生活动、新的学生作业等。二是指向于人,指教师与家长在合作中有所变化与发展。合作的主体双方都带着真实而独特的个体认识、理解、情感、期待投入其中,因此,相互的改变必然发生。例如家长参与听课,一定会有自己的认识与体验,而如果能够表达出来,则家长与教师间会产生差异,由此形成相互改变的力量。

有的学校会组织家长听专家报告,或组织家长上网学习;这事实上并不是家校合作,因为家长与教师之间没有直接的沟通,更重要的是,这只是学校在利用外部资源。而学校本身是否有教育家长的力量?学校与教师是否在与家长的接触中提升了自身的能力?答案很不确定。因此,重视合作的生成性,是非常重要的。相对容易的一种测评方式,就是追问教师和家长:在交往中你学到了什么?

即便是真合作,也同样有着合作品质的差异。例如,课堂向家长开放,这应该是家长期待的,家长也能从教师的教学中,获得大量的学生发展信息。在这类活动之后,有些学校会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了解家长的感受、认识与建议。这里已经存在真合作了,但是,这也是很初期的合作,因为真正的对话主体没有会面,大量的资源停留在初级水平,很可能缺乏高质量的互动与生成。

在某学校2014年4月28日上午举行的一次家校联合教研活动中,听完科学课后,家长与学校教师及来访的美国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共同开展了研讨。其中,有两位家长在教研活动中进行了如下的交流:

柏同学爸爸:我来说两句。刘老师上课之前,我认为应该对学生明确地说明今天要学习什么。中间做得很好。结尾的时候应该给学生一个圆满的结尾,就是说,通过这节课,学生懂得了什么?对这堂课有收获,这一定要明确。

郑同学爸爸:我再说两句。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总结一下刘老师后面的收获。(这节课刘老师自己没有总结)这对学生有更大的好处。是什么呢?让他们学会自己反思,让他们产生一种兴趣,去推敲:最终结果是什么?这种学习让他们能够得到自我提升。如果直接告诉他主题和结果,那么他学到的东西就很少。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思维,当懂得学习,懂得想要什么的时候,他就懂得去做什么。如果说连自己要什么都不知道的话,还怎么知道应该去做什么呢?……我觉得结果这种东西,就像猜谜语一样,如果你不花时间、不花脑子去推敲的话,你永远都不知道

谜底。……让他们能够得到自我提升、自我进取，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李家成. 在家校互动中实现教师的文化引领[J]. 班主任, 2014(7)

这两位家长之前并不相识，但正是在面对同一节课、同一群孩子，又是在教研活动的背景下，发生了对教师、对家长都有意义的讨论；尽管不是直接讨论是否应该只关注学习成绩，但对于学习结果和学习过程重要性的讨论，已经显示出家长间的思想观念差异。与此同时，身在现场的执教教师、教研组长、学校领导等，也同样在认真地倾听家长的发言，并在之后的工作中，促成学校教研活动、课堂教学的真实改变，促进教师的真实发展。

(三) 家校合作是全面的，而非单一领域或维度的合作

学校教育是综合的，家长对学校教育的介入，应该是全面的；家庭生活的内容也是具体综合的，教师应综合性地影响孩子的家庭生活。这就意味着，家校间的“合作”不能只停留在学业成绩、生活习惯上，也不能停留在任何一个具体领域或维度上。完整的人的生成，需要完整的生活，需要完整的家校合作。

“合作”是“尊重”“信任”“互动”“生成”“发展”的代名词。

但现在的孩子们，往往生活在“断裂”的世界里。

这一断裂，首先体现在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脱节上。学校的领导与管理、课程的开发与实施、教研活动的开展、教师的评价，对学生的影响重大，但对于绝大多数家长来说，是几乎不可能介入的领域。家长被“请到”学校时，更多是因为孩子在学校教育中出了状况，而去接受教师的“指导”“帮助”。家长会、家长开放活动等，也更多是信息的单向传递，而不是家长对学校教育的内涵性介入。学校教育发生在学校内部，家庭教育、家长被排除在外。类似地，家庭有其内在的运行逻辑。即便大量的学校作业被延伸到家庭中，家长也会配合教师监督、检查、指导学生的作业；但是，在饮食起居、待人接物、亲子活动等各方面，教师没有兴趣加以影响。对于孩子来说，在学校和家庭这两个最重要的生活世界中，各自受着教师、家长的影响。

其次，这一断裂体现在教师与家长两类主体的关系上。在教师的心目中，是很难接受如下状况的：如何上课、如何评价学生、如何实现教师专业发展，要听听家长的意见。对于接受过高等教育、有着教师资格证书的专业人员来说，很难真

正将家长视为专业性的合作者。对于家长来说,在长久的文化浸润下,他们总会以尊重教师为基本前提,因而很难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教育参与权,也很难意识到在家庭生活中要与教师保持沟通与合作。

最后,这一断裂因长久的制度惯性与行为惯性,而缺乏自我超越的力量。上述主体间的不合作、假合作状态,由来已久。改革开放初期至今,因为家长自身教育素质明显弱于教师,学校教育也专注于自身的专业内涵提升,因此,形成了我们习以为常的学校、家庭的运行模式及相关制度。以家长被“请”到学校为例,无论怎样的家长,大概都要准备好接受教师的“教育”;而无论教师资历如何,也都有着“教育”家长的底气。真诚的情感交流、相互间的理性探讨、有理有据的辩论、基于法律的自我维护,都是很难出现的。

二、家校合作的价值

学校教育工作者为什么要和家长合作?这里有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有学校的常规,有家长的呼吁,更有着对学生成长的责任感。

(一) 让孩子成长为完整、丰富的人

首先,家校合作有助于学生学业成就的获得。家校合作通过丰富的资源生成、整合的教育力量介入和整体的环境协调,有助于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学习成绩的提高和学习能力的提升。同时,相关研究也证实,家校合作对于儿童认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①

其次,家校合作有助于学生社会交往技能的增强和社会性的发展。对于孩子来说,家校合作的实现,将使学生直接面对自己的教师与父母,以及同学的父母。在学校的课堂教学、课外活动中,在家庭与社区的活动中,他将与不同的成人交往。这种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交往,因为有着清晰的价值追求与目标和融通的内容与方法,因此,有着发展学生交往能力,并在交往中实现学生社会性发展的价值。这在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社会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① Anne Henderson & Karen Mapp (2002). A New Wave of Evidence: The Impact of School, Family, and Community Connections on Student Achievement. Austin: Southwest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Laboratory.

最后,家校合作有助于学生积极情感体验和自我意识的形成。在丰富多元的家校合作中,尤其是家长与教师不断改进的交往内容与形式中,学生能够享用家校合作的成果,在丰富的活动中展现自己的个性。这为学生积极的情感体验的发育,提供了诸多资源。在积极多元的交往活动中,学生能够通过他人的视野、他人的交往定位,不断形成、矫正、发展自我意识。



在学生都是外来务工随迁子女的上海市闵行区育苗小学,自2014年寒假起持续开展的“亲子作业”研究,为孩子带去了更多技能的发展、知识的积累、行为的改变、亲子关系的融洽。

以下是对四年级两个班随机抽取的6名学生的群体访谈记录,读者可以直接体验到家校合作带给学生的发展:

男1:我可以学好多东西。

男2:我可以多了解他们一些。

研究者:那你了解到什么吗?

男2:了解到爸爸做什么事都会很认真,不会半途而废。

女1:可以多和爸爸妈妈交流。

研究者:会交流些什么?

女1:就是我们怎么能做得更好。

女2:可以和父母一起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而且很有意思。

女3:父母一直没时间陪我们,我认为亲子作业可以让父母陪我们,而且我们还可以学习自己做事情。

女4: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可以更长了,我们可以一起交流。

.....

研究者：他们陪你们的时间是不是更多了？

女2：做完亲子作业之后，我爸爸每天从七八点下班变成了五六点下班。

研究者：为什么？

女2：因为他以为还有些亲子作业。

研究者：你希望他们几点下班？

女2：五六点下班。

女3：我妈妈下班之后做事情就很快，做完之后就来查看我的作业，然后就陪我。

女4：我爸爸妈妈陪我的时间更长了。

男1：我爸爸妈妈以前下班回来得很晚，现在下班回来得很早，而且还教我不会做的题目。

.....

女2：我爸爸变得更好玩了，有一次我和我姐姐到亲戚家玩，然后我爸爸也在，我就和我姐还有我表妹在那里玩游戏，我爸爸每次都把拼图藏起来，然后就说你们猜在哪里？我们就一直猜，到猜不出来的时候他就把它变出来。

研究者：你们觉得自己变化最大的是哪些方面？

女4：变得细心了。

女2：我最近很想做亲子作业。

女1：亲子作业很好玩，可以做不同的东西，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男2：做完亲子作业之后，我很想再做一些东西。

男1：我和我爸爸的关系越来越近。

男2：以前我做事很马虎，现在做事认真多了。

女3：我以前做事很慢，现在做事很快了。

女2：以前爸爸要我做事，我都会忘记，现在不会忘记了。

(访谈时间为2014年6月12日，访谈材料由李艳根据录音整理)

(二) 以另一种方式促成教师发展

作为学生学校生活中的关键人、学校发展的核心力量，教师的发展受到教育决策者、实践者和研究者的普遍关注。教师在其职业世界中，除与学生的极多交往外，还有着与学校领导者、同行、相关教育领域工作者的联系。在家校合作中，教师

将因与家长的直接合作,获得更丰富的发展——不仅仅是专业发展,而且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发展。

1. 教师情感的发育

人总是有情感需要的,教师也不例外。可是,没有直接的接触,怎么可能在具体家长与具体教师间形成情感的交流?没有密切的合作,怎能生成具有丰富内涵的情感?教师在职业生活领域较多与孩子交往,但也需要丰富其与成人世界的交往。与家长的交往,就能带给教师丰富的情感发育资源。

和欧美国家不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家长对教师是很尊重和信任的,家长在具体合作中的真情投入与真诚交往,会带给教师丰富的情感体验,特别是身为教师的自豪感与教育教学工作的成就感。对于年轻教师而言,家长丰富的人生阅历就是一本无字之书,值得细细品读。通过在专业领域中的合作,教师完全可能建立与家长间更直接的情感交流关系,家长也完全可能在教师的职业生活乃至全部生活中,成为有意义的帮助者。对于善待自己的孩子、用心教育自己孩子的教师,绝大多数家长是愿意以十倍的努力反馈于教师的。

2. 教师社会性的增强

如果说情感更具有个人性,那么,社会性的发展同样是教师个体所不能或缺的。在家校合作中,教师能够丰富自己的社会生活,实现社会性的增强。其中,最典型的社会性构成,一是教师本身的沟通与合作能力,二是教师的领导力。

就沟通与合作能力而言,这是21世纪能力的核心构成。在欧美国家,众多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在致力于对包括沟通与合作能力在内的核心素养、21世纪能力的研究与实践。这不仅是学生所需要的,也是成人所需要发展的能力之一。能不能与家长很好地沟通、高质量地合作,就是教师能力发展、社会性发育的一个指标。家长本身具有丰富性,如果将学生的爷爷奶奶等也作为交往对象,则绝大部分教师要与几十个家庭沟通,与上百个不同职业、不同经历、不同个性的家长交往。这该是多大的锻炼!

就领导力而言,这是复杂性增强的社会中,开发个体潜能、激活群体潜能的重要素养。在家校合作中发展教师的领导力,是促成教师领导力发展的新途径。教师是班级学生的领导者,因此必然要与家长沟通。教师更是相关家校合作活动的直接领导者:无论是组织一次家长会,还是组织家长参与到教学研讨活动中,或是促成班级家委会的建立与顺利开展工作,都需要教师具有高度的领导力。在当前的领导学研究中,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每个人都具有某些领导力潜能”(Every single

human being has some leadership potential)。^① 教师是第一批应实现这一潜能的人。

3. 教师专业意识与专业能力的发展

教师作为一名专业人员,必然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意识、能力与道德,并保持其专业性的形成与发展。相对于教育决策者、研究者和学校领导者而言,家长的介入,能够更好地促成教师的专业发展。

这包括促成教师之学生立场的形成和学生研究能力的提升。在合作中,家长会倾向于从自家孩子的立场来思考问题——这在很多教师眼中是误区和偏差,但这是最直接的儿童立场的体现。教师要做的,不是拒绝,而是整合与提升;教师要坚持的,不是关闭家长评论和提出要求的大门,而是在推动对话中,促成家长认识的转变与理解的深化,并促成教师自身原有的抽象儿童观向具体儿童观的转变。在与家长的交往中,教师会获得大量有关儿童的信息,从而促成教师去理解儿童、研究儿童,进而建构起自己全部的教育教学基础。

这包括教师具体教育教学行为的改变和能力的提升。无论是活动设计,还是具体的活动开展,家长的参与都会带来更多的资源和挑战;家长的评价,也会促成教师自觉的反思与重建。当然,如果没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家长的参与会冲击教师的专业发展;而要期待教师能够从这一挑战中实现新生,需要的依旧是合作本身。如某思想家所言:“氧气杀死原始生物,直到生命把这种腐蚀剂用来作为解毒剂,同样,能杀死简单化认识的不确定性也是复杂性认识的解毒剂。”^②在此意义上,教师要学会伴随着“障碍”“干扰”“挑战”而工作,并将所有这些内容转化为自身发展的解毒剂和营养剂。

这还包括教师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在日常生活中学习能力的提升。通过与家长的合作,教师能够感受到来自家长的直接期待乃至压力,整体上有利于教师角色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愿望的积淀,进而能够意识到自我的有限性和发展的永恒性。这将直接促进教师自我意识的觉醒,并学会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包括向家长学习。

(三) 学校发展的新力量

1. 学校文化引领力的提升

家校合作事实上提供了学校引领社会文化的现实路径与可能空间。在其中,学校能够提升自己的文化引领力。

就学校对家长、家庭价值观的引领而言,在日益复杂的社会转型背景下,各类

^① See H. Owen(2007). Creating Leaders in the Classroom: How Teachers Can Develop a-New Generation of Leaders[M]. Routledge, p. 5.

^② [法]埃德加·莫兰. 方法:思想观念[M]. 秦海鹰,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72.

社会群体日益分化，价值观的迷茫、混乱、失范困扰着人们。在发展过程中，学校应该成为先进文化的化身，应该是真、善、美的使者。更重要的是，学校不仅仅是学生成长的家园，而且通过学生，尤其是通过与家长的直接合作，事实上在传递给家长、带给众多的家庭以独特的价值观。

这包括对人性的理解、对合作的信任、对人生使命的体悟、对梦想的追求等。学校对于自身文化引领责任与能力的觉醒，既彰显学校的独特性，又能增强学校自身的存在价值。尤其是在当前加强先进文化建设的背景下，这一使命已经时不我待。

就学校对家长、家庭生活方式与内容的引领而言，当代家庭的健康发育，需要多方的力量。从家长的立场来看，也有着诸多困惑与迷惘。在独生子女政策的整体背景下，很多家长是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身为人父人母，无论是在家庭教育方式方面，还是在家庭生活内容的整体经营方面，都迫切需要专业的引领。

在这一意义上，学校教育通过合作，包括通过教育的力量而直接影响家庭生活和通过合作引导家长参与到学校教育中，可以直接影响家庭的生活内容与生活方式，最终促成当代家庭的健康发育。

就学校对家长的社会归属感与自我认同感的影响而言，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和社会结构的分化，家长作为社会成员的不稳定感乃至不安全感都会不断增强；尤其是对于大量的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家长而言，城市生活往往意味着无根、漂泊的状态。

孩子就是家庭的希望，是扎根于具体时空的直接力量。作为一个稳定的时空和持续的力量，学校通过提供给家长更多的合作机会，促成家长参与到自己的孩子与其他孩子的成长之中，展现自己的生命智慧，从而实现自己的自我认同感和社会归属感。

尽管这不是唯一的渠道，但是，相对于激烈的职场竞争与繁杂的社会生活，家长的教育参与和自身的家庭教育往往是最纯粹的、源自人之本性的实践，可以直接受到家长成就感。在与教师、学生和其他家长的交往过程中，家长个体会获得新的共同体关系。尤其是对于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家长而言，与教师的交往往往是其陌生的城市生活中最为纯粹和稳定的交往关系，学校和教师就是他们的城市之根。

2. 学校内涵发展力的增强

学校教育的内涵发展一直是教育变革的核心；极多的实践改革与理论研究，都具体到学校的文化发展、制度建设和日常生活质量的提升；而其发展力量基本都来自教育系统内部。家校合作将打开学校教育内涵提升的另一扇大门，通过最直接、最可信任的家长同盟军，来促成学校教育力量的显现与增强。

家校合作可以促成学校管理与领导的变革。

学校管理涉及学校日常性的时空与资源配置、秩序的维护与环境的营造；学校领导涉及学校的决策与整体变革。上述领域直接与校长、学校管理者和所有师生有关。之前的学校日常管理与变革，即便家长能参与，也往往只能参与到日常性的管理之中，例如作为学校志愿者而维护相关秩序、提供相关活动帮助等。2012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要求所有学校探索学校办学和形成现代学校制度的新路径。而唯有向家长开放，才能真正促成学校领导与管理的变革。

这将极大挑战和更新学校领导与管理者的理念、思维与行为。在领导理念上，谁是学校领导者？学校是属于谁的？教育工作者与家长各自的权利与责任是什么？学校教育的评价主体是否应该包括家长？就领导行为而言，学校办学能否实现结构开放？能否推动民主管理的进程？能否实现领导与管理的重心下移、过程互动与价值提升？这一系列的问题，唯有在家校合作的实践中，才能真正形成新型的领导与管理理念、思维和行为方式。

家校合作可以促成学校课程与教学的变革。

课程与教学是学校教育的核心构成，也往往被视为学校的专业核心。对于家长来说，在这些领域中涉足似乎是极不可能的。尽管当前有着大量的校本课程建设与研究，有着无比丰富的教学改革实践与理念，但家长事实上很难参与其中。

然而，家长是有愿望、也有能力参与其中的，只是因为学校没有给家长以更多的参与机会。家长的这一参与，将为课程与教学改革提供新的资源与发展可能。

就课程建设而言，无论是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地方课程的开发，还是校本课程的建设，家长都可以参与其中，贡献不可替代的力量。尤其是对于地方课程开发和校本课程建设，课程专家和学校教育工作者怎么可能像家长那样，更能呈现地方文化的独特性？更能促成学校校本课程的建设与发展？

对于课堂教学改革而言，家长不仅仅可以作为“客座教师”提供相关教学资源，参与相关组织，而且同样可以参与到教学研讨之中。而这，是促进教学改革的新生力量。家长对于儿童的关注，源自自身生命经历的对教学的理解，以及在参与教学及研究过程中所贡献出的思想、观念、期待和经验，都可以让教学改革更富有儿童立场，并使教学的力量通过家长而渗透到儿童的生存环境中去。在这一意义上，很多学校组织的教学开放活动，要从纯粹的信息传递与初级的活动开放，转化为更高品质的教学研讨、亲师对话、合作共生。当然在这过程中，家长也会提出不够专业、甚至缺乏合理性的观点、意见，但如果对话、没有合作，这些“前理解”是否就不存在？不，依然存在。而恰恰是通过对话与交流，家长群体的力量，尤其是教师作为专业人员的力量，会影响、改变家长，促成家长的发展。这一过程，也就是一个合作的过程，一个相互教育的过程。

家校合作可以促成学校学生活动体系的完善。

学校生活的构成除了学科学习,还有大量的班级与学校活动。这是中国学校教育极具世界个性的教育构成,也因此有着班主任、年级组长、学生工作负责人等一系列独特的教师角色。^① 在这一领域中,家长完全可以成为学生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评价者,并因此而带给学生和学校新的发展空间。

在校内,教师可以和班主任、学生学校工作负责人合作,直接参与到学校设计的活动中,如各类仪式与庆典、学校主题活动、班级主题班队会等,由此促成学生的服务学习、问题解决学习、项目学习等。不仅如此,家长也可以提供相关决策咨询,帮助形成更多元的活动设计,促成更丰富、更高质量的活动的生成。

在校外,家长更可以成为学生活动体系形成与发展的主力军。尤其是对于部分中西部学校,因各种制约因素的存在,学校不敢、不愿组织更多的校外活动。而任何教育者都明白校外活动对于学生发展的重要意义。学校可以通过合作,使家长成为校外学生活动组织与开展的核心力量。在部分地区和学校的家校合作实践中,就是家委会或家长在组织丰富多彩并具教育意义的学生活动,如“社会大课堂体验式学习”“亲子出游活动”等。^②

所有上述的学校变革,在合作的意义上,都是增强学校内力的行为,且都是直接针对学校最为专业性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学校所获得的家长支持,将不仅仅是财力、物力和人力,更将是更为宝贵的智力与精神资源。具体的合作过程,不是依靠他人的中介,学校也不是作为中介,而是学校与家庭,校长、教师与家长间的直接互动——这才是“家”“校”“合作”。此时,家长不是学校要“教育”的对象,也不仅仅是学校需要影响的外部环境,而就是学校发展的关键人,就是促进学校发展的力量之一。学校就在这种合作中,积累了专业的内力,形成了更强的发展之势。

开展家校合作,是否忽视、降低了学校教育的专业性?

- 教师是专业人员,这应该可以作为基本常识;而家长是非专业人员吗?家长对于“教育”毫无专业性吗?本项目组认为:只是专业性发展水平的差异,而不是没有专业性的问题。我们不能否认,具体的家长和教师中,有的家长的专业性比有的教师还要高。

^① J. Li & J. Chen(2013). Banzhuren and Classrooming: Democracy in the Chinese Classroo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gressive Education. Vol. 9, No. 3, pp. 89—106.

^② 谢先刚,张丽琴. 合作互动式家校教育共同体的构建[J]. 班主任之友(小学版), 2010(4); 张丽琴. 教育, 因家校合作更精彩[J]. 班主任之友(小学版), 2012(12).

● 教育教学是专业领域，家长参与是干涉吗？家长参与一定是一种新的力量介入教师的工作之中。其所带来的是多种“可能”，包括“干涉”的可能；但同样，更有发展的可能、共生的可能。简单地定性为干涉，是思维方式的简单化。

● 教师可以不和家长交往/合作吗？学校可以不和家庭沟通/合作吗？那么，为了避免家长粗暴的，甚至是明显错误的“干涉”，是否可以通过不合作而规避风险？根本不可能，因为教师所教育的学生，就是家长的孩子——这是理解家校合作的最直接的前提。

● 引领家长发展，教育的使命是什么？既然无法规避风险，为什么不能以教育的立场，以积极发展的思维，面对家校合作呢？更何况，教育的使命之一，就是在学校与社会的关系中，促成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不仅仅可以通过教育学生而实现，更可以通过家校合作而直接实现。这个使命，不应该是专业的教育工作者应该自觉践行的吗？

● 教师的专业能力、学校的专业品质，在家校合作中是得到增强，还是被降低？在具体的合作中，具体的教师和家长都是丰富的个体，有着丰富的交往资源。而正是在这一交往中，教师的专业能力和学校的专业品质始终得到锻炼、遇到挑战。从复杂系统进化的角度，这是具有伟大的创生力的，是应该主动迎接的挑战和把握的发展机遇。

● 在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建设背景下，学校、教师的专业性该如何重新定义？上述所有讨论，都还是在将学校教育视为核心的、甚至是唯一的拥有教育专业性的机构的前提下进行的。而在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的背景下，所有的主体都在学习、都需要终身发展；而任何人、任何事都可能成为学习与发展的资源。因此，家校合作，是新的学习共同体的形成与每个个体发展的需要。在此背景下，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告诉另一个人：你别干涉我的工作——我是专业的，你是非专业的！重新回归每个人的“学习者”角色，家校合作为我们提供了真实的基础与情境。

● 最后，谁来推动这一新内涵的再定义、新实践与新思维的具体实现？无疑，家长、教师、学生都可以成为推动者。教师、学校理应以自己的高度发育的专业性，成为其中最积极、最自觉的推动者。